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婁東王會芬于野叅閱

劉帶川書稿

書

劉 燾

上內閣本兵邊務求實書

補練修守

看得薊鎮連年補練修守之策皆當事諸臣之所建
畫委於地方有益法久弊生勢之必然其在今日惟

當因其已成之績，斟酌損益，以求其實。雖非平胡破虜之奇策，亦薊鎮防守之至計也。自其補軍言之，嚴清軍之法，申優恤之令，每年各御史查其分數，以爲舉劾，宜乎行伍克實，而軍威日振也。如近日據石匣遊擊方琦開呈，查得該營軍士，自去年八月已缺少二百有餘，各該管隊官旗，不行開除，追問其故，皆曰：如要開除，則逃亡數多，恐閱試不及分數，及查其糧而糧尤冒支，臨時則上下通同，願人代點，一營如此，則他營可知。此補軍之所以未得實也，不惟不實，並

其錢糧而冒支矣。自其練兵言之，火器弓矢，尤軍中之長技。因先年考驗不及分數，各官降罰，是以將大排把安於五七十步之外，惟求中箭之多。不論排把之近，至於火器，每一桶裝鉛子六七箇，就地滾去，中間必有中者。止知砲無虛放，而不知子已多藏。所以近年考至八九分者，此也。此練兵之不得其實也。不惟不得其實，抑且多騙其賞。而臨時顧倩買求之弊，尚有不可盡言者矣。自其修工言之，有極衝次衝稍緩等項名色，自庚戌之變，本職任薊州兵備時，創修

得實也不惟不實甚至差去人役乘機詐財亦勢之所不能無者矣以上四事委皆守薊之上策但奉行者不實設謀雖善所以竟無成功其在今日不必別有所圖即此不實者以求其實事免紛更之擾而人有畫一之規本職累疏上陳未敢別生異見其補軍也或招募或抽梁嚴清勾之法申稽查之令以補軍士之實耳其練兵也改立把式安於百步之上每營發銀二百兩以行賞罰革去虛報分數以求練兵之實耳其修工也不分衝緩分立信地一併修理盡革

昔時之弊。以求修工之實耳。其守邊也。分地列營。各有專責。牆外修設險地。牆上添設舖舍。牆內設備援兵。亦惟求守邊之實耳。若使事事果得其實。年年舉而不廢。胡虜雖強。諒亦無能爲謀矣。但人之識見不同。每每別生異論。以鈞虛譽於明時。暮冬之所條陳者。尚未施行。春初又從而易之。春初之所申令者。各官未及遵守。春暮又從而易之。朝更夕改。禦虜之策。何時而可定乎。緣本職以書生談兵。未協人望。雖幸蒙 聖明採納。而同事者不免有所未滿也。所行事

空亦非執已見而不尋舊規破衆說而別達長策不
過因其既往之跡可法者法之未實者實之以求無
負委任而已但恐爭能鬪巧虛文日盛不免功隳於
議論之多事擾於彼此之異是豈本職之福哉是豈
地方之幸哉情非得已方敢上陳伏乞廟謨預定而
効力者自專也

上內閣本兵禁止邊方虛報書

邊報

地方殘傷之後人心惶惶當事諸臣正跼蹐不寧之
時也其軍機重務必須詳甚而武夫輩際茲用武之

時任情虛張

赴臣謂氣

雖盡調諸鎮之兵益括天下之財尚不

足爲蕪鎮備也蓋止知爲兵糧計而不知爲勞費計

耳矧今

聖明在上明照萬里但恐傳之者過不免

聽之者疑疑則畏畏則嚴嚴則臣下無所措手足矣

此係關係之大者又豈彼輩所能識哉今日之事固

在於哨而尤貴於備近已行劉漢專差一官在宣大

軍門抄報恐宣大軍門之報尚多含糊必須遣人於

陽和之外在於貓兒庄清涼寺大邊一帶墩軍往來

通賊方克哨有實跡前日咨部欲取趙臣聽用者蓋

彼係大同人也。非爲其強。特爲其報耳。本職受茲重

寄。稍有近實者。敢不奏聞。今後仍省諭諸將。凡有傳

編神各自傳報每詩已之

聞。必須查其情。度其理。審其勢。可報者報之。而不可

切毀人之語此弊法也

報者。亦不必過爲傳播。以貽憂國者之惑。但密邇都

下。寧可過於報。不可夫於不報。本職亦難以明文禁

之。惟在廟堂之上。徐察而審聽之。勿輕信以徵兵斯

可矣。

再上內閣本兵革除修邊錢糧書

革除修邊錢糧

先該本職題奉欽依。要將邊牆迤外塹山湮谷。邊牆

迤內建房設舖已經通行主客將領各照所分地方及時修築每十日一次將修過工程開報查考近各路開報挑過品窖積過石堆不下數萬剗削偏坡將逾百里蓋過舖舍官廳不下千座中間將領賢能者不動聲色躬自督率事各有緒有等不才者即借此以討行糧該本職看得客兵自有行糧修工亦支不修亦支無容別議其本鎮主兵雖云修工不過各照信地自爲防守之計與動衆修造者不同軍士固所當恤而錢糧不可不計若一槩加給行糧則所費不

費無事而給與行糧。有警之時。又將何所加乎。况請糧者頗少。而不請糧者尚多。是以不敢輕開此例。又經通行各路。如果修工久勞。量分班次。以節勞佚。候工程修有次第。查看勤惰。分別犒賞。文移雖行。此項錢糧。原未奏請。雖欲施恩。將何所施。且薊鎮之險。年年該修。一開行糧之例。又恐耗費不貲。是又不減於冒破之弊也。修邊不動錢糧。自某創始。請乞斷自宸衷。而邊防之費。可省其半矣。

答司馬楊虞坡屬夷通漢挾賞書

屬夷
挾賞

薊鎮地方仰仗威庇春防將半絕無警報屬夷之類如把總部落今歲犒賞頗得實惠並無二心三月內有屬夷通漢與字羅漢帶領七百餘賊前到古北初至之時意頗驕悍指以探子爲名不要犒賞名雖不要犒賞其實欲多索也稟報到職職以彼既不要犒賞不必與彼講賞惟在我有以備之况我以主待客彼豈能久持不三五日而彼之計窮矣又據兵備道面稟若不遂所願必要撲捉尖哨勾引外夷職云此猾虜示我以聲也如要撲捉尖哨况尖哨係原養處

士。月食糧二石者。今既不能啗賊。反爲賊所啗。其成也亦安。事出口外。防範難周。將領有何罪焉。任彼殺之。在我所損者。不過一二人。則彼二百年之舊例。三千餘人之犒賞。終身而不可得也。彼子稍爪之在我。監禁者。即梟示矣。若云勾引外夷。恐外夷未必肯來。辛夔之與俺答父子也。尚不能相調。况彼調之而肯來乎。不過誘之以利耳。設邊防之無備。地方之有財。而後北虜肯來。非三五萬之衆。不敢輕犯我邊。今我邊設備既周。豈能冒重險以長驍。既不能南入我邊。

虜性驕悍。備來糧而不備歸糧。豈肯殺馬而食。斯時也。總不殺勾引之人。亦必掠彼牛羊以歸。此必然之勢也。况勾引之而未必來。來之而未必其捨我乎。捨彼乎。其勾與不勾。任彼爲之。吾不懼也。若彼云北虜之來。我不與中國報信。斯言也。此屬夷挾賞之常談也。在我西哨宜大東哨遼東。使二虜不來。彼亦無能爲也。連彼亦在我所哨之中。况彼連年所報。何嘗得實信乎。其報與不報。任彼爲之。吾不懼也。傳令與管夜不收官。即以此言論之。彼見謀無所逞。挾賞之計。

竊過二日通漢復來鑽刀說誓乞賞而去內李羅漢不肯鑽刀此又各夷一剛一柔示詐之道也何足爲慮哉○差人追襲遠哨俱各回營去訖自茲以後屬夷聽命再不敢別爲詐謀而挾賞之念漸消矣

答內閣本兵論薊邊衝緩書

薊邊工程衝緩

邇承本兵下問意者謂薊鎮工程緩者以俟秋舉緊要者似難久待再行撫院各道細勘另爲議處一節照得薊鎮邊工先年所謂極衝次衝者已盡完矣今極衝次衝者既完萬一虜衆臨邊如水奔突無處不

引牆者一處有墩則千里之

臨無用所以須處此設防也

到衝者既不可入則緩者必在所攻至此則衝者變而爲緩緩者變而爲衝兵無定用地無常形賊之未來也無地不緩賊之既來也無地不衝名雖有衝緩之分其實無衝緩之殊皆不可拘於一定之見者古人嘗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蓋守其所不攻也不攻者尚守而所攻者可知矣今立衝緩之名不過爲工程之次第此皆本職操縱之微權又非將士所得喻者總計十路之工可恃者已有十之八九間有一二罅隙亦皆難入之途今歲秋防諒可以盡完矣所

謂完者完沿邊一帶防守之地耳。而邊外百里之內可修之工未必盡完。此工既完之後再將邊外之工次第修舉。如張且待。鬼方可收功。又在酌量人力。因時驅使。不可先言以洩其機。恐邊工無可完之期。以懈衆人之志。此又本職夙夜之所以拳拳者也。至於沿邊地方行各道細勘者不止一次。委官密查者不下數番。辰下撤兵之時若再加查勘。徒增勞費。而所查者即前查也。况兵家之動靜有時。而軍士之勞逸查勘愈多勞費愈甚。當節。既議撤兵以休息。今又非時而奔走。恐下不認。

令益爲查勘所苦。况查報未畢。而秋防又至矣。連年各道有自伐其功者。徃徃請官查勘。以分勤惰。蓋一道止知一道之長。而本職盡採諸道之長。所以屢請而未應者。總委官細勘。不過勤惰兩端而已。何也。薊邊之修原無動支錢糧。乃本職鼓舞各軍之力耳。其兩防舉劾之疏已盡之矣。此外別無侵欺之情。冒破之弊。又有何項可查之罪乎。本職冒茲重任。事當臨局中間。委曲以成其事。詳慎以盡其職。凡事之所當爲者。罔不極力圖之。一應文移之繁。心事之苦。豈敢

逐一煩瀆聰聽乎

答內閣本兵修工已完未完書

薊鎮邊工

薊鎮邊工去歲停工之後恐有疎漏不周之處每干三十里委一官登山履險備查應修之數開報前來以爲今歲督催之計總計該鎮十路之工其大舉之路各修有次第而零騎攀越之地尚多今春查照開報應修之工鎮巡主客將領各照信地及時修繕完報大率薊鎮之工愈修而効愈大有難以已完未完報者先年各邊修工而有已完未完之分者何也所

謂完者其始也。計丈尺以筭錢糧其終也。因錢糧以查丈尺。不過完其原估之丈尺。原請之錢糧而已。其於應修未估之處。皆非所計也。今薊鎮各路所修之工。原未估計錢糧。限以尺丈。凡可修者即修之。此處所修者可恃。又查其未可恃者而修之。近牆者可恃。又查其出牆遠者而修之。所以難以已完未完報也。

薊鎮之險多在邊外。出牆墮濬誠爲要策。

使二三年之內。前工已成。地險已固。沿邊百里之外。如張置待兔。胡馬犯之必收全功。此其所完之時。本職一念之忠也。鞏固京陵。無愈於此。豈敢惜一時之

勞而忘經久之慮哉

上內閣本兵脩守哨報書

戰守事左

竊惟上兵必先於伐謀料敵方可以致勝是雖一時之經營尤貴於萬全之遠慮。蓋仰承恩命報答無由必滅此犬羊之種而後朝食者職之心也。但恐人之忠勇不同而諸將之心未敢必其盡皆如燾之心也。而各營中軍領哨管隊等官又未敢必其盡皆如諸將之心也。且三軍之衆強弱不同又未敢必其盡皆如各官之心也。雖有必勝之策而尚未能收全勝之

功况無筭者乎。燾夙夜息惟，可以預伐虜人之謀者，其要有三。一曰有不守之守。二曰有不脩之脩。三曰有不哨之哨。非往時之舊規，皆今日之創舉。又恐聞者不得其情而異之，不敢不備陳於經國之前。庶廟謀先定於九重，而勝筭可決於千里也。何謂不守之守。竊惟薊鎮地方，密邇宸居，醜虜臨邊，即膺聖慮較之別鎮，尤爲不同。其守在所急也，而以不守爲言者何也。兵家之勢，強弱不兩立。數年以來，議守之策甚詳，而議戰之策獨疏。軍氣日益委靡，虜志日益驕。

橫蓋以先立於自弱之地。以決勝於臨守之時。所以守有不足也。今日復以守爲言。是又蹈往年之故轍也。不得不整飭軍伍。專以議戰。一以振作軍士之氣。一以震懾夷人之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萬一有警。將戰。兵以爲守。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况燾近日已行諸將分認信地。邊牆迤外。挑掘壕塹。斬削坡崖。沿牆之上。搭蓋官廳舖舍。添置砲火旌旗。邊牆以內。練兵抹馬。演營習陣。一聞警報。分投策應。何者。而非爲防守計乎。是明議者戰而實備者。守蓋

先立於自強之地耳。雖不明言其守而守在其中矣。此之謂不守之守也。何謂不脩之脩。竊惟薊鎮之邊。比諸邊尤爲緊要。若脩邊以爲守。則三軍倚牆而戰。附塹而營。憑高臨下。爲守益固。其修邊在所急矣。而以不修爲言者何也。蓋恐修邊之工役旣興。而往年之夙弊猶存。其估計工銀也。動以數萬計。其起派人夫也。動以百萬計。若立脩理邊牆之名。輒起覬望工價之心。勞民傷財。莫甚於此。况今十路列兵。各有信地。與其坐食行糧。以待敵孰。若借此行糧以脩工。蓋

因先年所脩者非所守之地春防於西秋調於東是

如此始可盡絕推諉

以人無定志效力不專今後使各路之軍防春在於此防秋亦在於此今年修工在於此明年防守亦在於此是薊鎮之邊牆即軍士之舊館分布既有定所則軍士自有定志在將領自爲防禦之計在軍士自爲防身之計一鼓舞之間人多樂從如設險之功已完再行採辦掛木灰石各將所分信地如邊牆有單薄幫補之有該添修者創建之漸次修舉不立修邊之名以滋估計之弊借此防邊之糧以盡修築之實

使春秋兩防之兵。年年修之。分班次以節其勞逸。厚犒賞以昭其懲勸。况所修之工。即所守之地。何嘗有難修之邊乎。名爲守邊實所以修邊。此之謂不修之修也。何謂不哨之哨。竊惟薊鎮哨報。旣以屬夷爲藩籬。必借屬夷爲耳目。尤當厚其撫賞。結其心志。哨虜情於未聚之先。報聲息於入寇之時。其哨在所急也。何謂不哨之哨。蓋以邇年以來。屬夷變詐靡常。無事之時。尤借外夷以要賞。况有事之時。豈肯傾心以先傳。若以耳目專一。仰寄於彼。適中其挾求之私。且示

之以虛弱之實。其連年誤事者可鑒矣。且各鎮無屬夷者。止於防秋。而薊鎮之有屬夷者。則四時俱防。其屬夷之不足恃也。亦明矣。况把都兒之巢穴。在宣府獨石之外。黃台吉之巢穴。在宣府西路之外。擺腰兀慎之巢穴。在大同陽和之外。其俺答之巢穴。在大同左右衛之外。其土蠻之巢穴。在遼東之外。使宣大遼東各鎮無聚結之虞。則薊鎮無大舉之寇。預遣人於各邊探之。如果諸夷有結聚之形。其勢衆者。其掠遠。其勢少者。其掠近。酌量賊勢之多寡。以料其所志之。

遠近屬夷來報亦當備之不來報亦當備之如外虜無結聚之形其屬夷之虛傳者皆爲騙賞計也在彼旣以虛報在我亦以虛應中間果有近實者亦量從而犒賞之以示其恩使耳目之聰明不爲妖魔之障蔽惟在遠取各邊以得其情不可專聽屬夷以中其詐豈但遠哨外夷而屬夷亦在所哨之中矣此之謂不哨之哨也以上三事皆燾淺陋之見竊恐人之識見不同有曰薊鎮應主於守也而燾不主於守薊鎮之邊應修也而燾不主於脩薊鎮應借屬夷以爲哨

探也而燾不主於哨探。殊不知不守之守乃所以深
守之也。不修之修乃所以深修之也。不哨之哨乃所
以深哨之也。不然議守而不戰則三軍坐以待敵。及
至虜賊壓境卒然無以爲應。外無可恃之險。內無策
應之兵。名之曰守。守之何益。修牆而不設險。則胡騎
便於馳突。及至抵牆然後調兵拒堵。備左則右寡。備
右則左寡。牆有餘而兵不足。賊猶潰牆而入。名曰修
邊。修之何益。不哨外夷而信屬夷。在屬夷則假外夷
以挾賞。在哨夜則借屬夷以分利。不惟虛張聲勢。抑

且搖撼軍心。名之曰哨。哨之何益。邇年以來。未嘗不嚴戍守之。防未嘗不興修邊之議。亦未嘗不借屬夷以求哨探之實。而其所守所修所哨者。果皆可恃者乎。惟其所守所修所哨者。不可以盡恃。是故燾不守之守。不修之修。不哨之哨。正所以除往時之風弊。立戰守之常規。節今日之財力。爲後日之永圖。俟其兵有餘力。糧有餘積。武備飭而邊圉固。虜勢敗而塞塵清。然後減兵省費。以立千百年經久之策者。此也不然。非虜不歿。而各鎮入衛之兵不休。邇卒疲於奔走。

財力竭於饋餉。將來何止極也。燾之過計者如此。伏乞臺下再加詳議。果無滯礙。嚴督當事諸臣。不必舍近而求遠。別生意見。將燾所議戰守事。乞請自聖裁。著實施行。京陵幸甚。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

陳于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白

金沙周 鍾介生叅閱

劉帶川稿

書

劉燾

上內閣本兵議處宜府屬夷色振等書

議處宜府屬夷

防春之工備行各路查明類 奏其將領俱應舉劾

以昭勸懲今歲之工初創甚難原未 請給分釐錢

糧恐人衆鼓舞不齊。或屬夷近邊爲害。不暇修濟。所以原題止於挑壕搭舖者。慮其行之有所不逮也。豈期仰仗 皇上威靈。屬夷自倡爲搜山之議。捲幕遠徙。將士懲其往事之失。修守盡心。是以所修之工。皆浮於原題之外。今所報者。皆工程之大。而瑣屑之工。又不減於所題之數也。備將各路細造文冊。咨送該部可查。其在今日。人心始悟。率多樂從。而將來成功可必也。何也。爲主兵者。知其各兵雖散。而前工猶存。相勸益勤。在客兵者。知其所修之工。卽其所守之地。

而效力愈專。若再量行獎賞。使年年修守不息。或者
薊鎮量有所恃矣。惟有黃花鎮一路。自鶴子峪迤西。
係 陵寢禁山。未敢興工。所恃者賴宣鎮爲外藩。倚
林木爲內險。但宣鎮夷人色振等。踰宣鎮四海冶而
乞黃花鎮之賞。由渤海所而東。漸近石塘嶺之開連
口矣。看得此夷。既係宣鎮撫賞之夷。豈可越宣鎮以
乞薊鎮之賞。則薊鎮之夷。亦可以乞宣鎮之賞矣。此
開例失之於其始者一也。况此夷與薊鎮屬夷。往往
盜馬構隙。多不由屬夷住牧之地而來。皆踰宣鎮四

海治而至使四海治

此當分界之中近來往為所

固不可

遠○四○海○治○宜○增○重○險○

今既有牆之後復越宣鎮之牆以乞薊鎮之賞此其

理之不可縱者二也。况禁山之後止倚林木為險

我○得○即○為○我○之○利○彼○得○則○為○彼○之○利○訪○得○此○夷○今○春

已潛通北虜萬一宣鎮不可恃而薊鎮之險又為彼

之所盡識矣此其勢之不容者三也茲欲設法以禁

之緣係往年之舊規將欲因循以忍之恐貽他日之

後患為今之計必如之何而後可自予計之查得色

振等之乞賞於薊鎮者每年春秋二次大率費銀不

過二百餘兩。合無每遇該賞之時。不必令彼前來。備行黃花鎮參將。約會永寧參將。前赴四海冶。就彼公同行賞。此其一策也。或者約筭一年之賞。用銀若干。就將前項撫賞銀兩。解發宣鎮。聽彼徑自處分。不許放赴薊鎮。此又其一也。庶撫賞之恩不廢。而險夷之勢莫測。使在彼不得借撫賞以逞奸謀。而在我亦可以因撫賞以絕後患。此蓋爲陵寢先事之慮。防夷人不測之心。守昌之計。無踰於此。如果禁山之備再嚴。則該鎮益無可投之隙矣。非敢過爲節省。以生

異見一得之愚，不得不上陳。

答內閣兵部議處屬夷伯顏打賴投降書

議處屬夷投降

承問伯顏打賴之夷情，與岔道以西之邊備，均爲薊昌急務，看得伯顏打賴既背北虜辛愛而來，茲時二虜欲和者，其情也，而不能相和者，其勢也，何也？自伯顏陰順辛愛之後，連年爲宣鎮之擾，皆此輩爲之前鋒。今既相忤而來，不免散彼之黨，損彼之勢。在辛愛實欲伯顏之復回，其在伯顏既背辛愛而來，意在投入我邊，借中國以爲援。今不遂所欲，又恐辛愛之仇。

殺○晝○夜○隄○防○勞○苦○萬○狀○不○如○仍○與○辛○愛○相○和○可○息○後
患○此○二○虜○欲○和○之○情○也○使○伯○顏○彼○時○止○率○衆○而○逃○不
殺○彼○追○趕○之○虜○不○盜○彼○馬○馱○之○類○則○其○復○回○也○亦○易○
今○自○知○其○結○仇○之○深○辛○愛○雖○多○方○召○致○又○恐○宥○其○協

此得虜情

從○殘○其○渠○魁○此○伯○顏○之○所○以○誓○死○不○歸○也○縱○使○辛○愛
復○與○彼○盟○以○全○舊○好○則○前○日○殺○傷○之○虜○悉○與○伯○顏○爲
僇○伯○顏○雖○不○死○於○辛○愛○之○手○而○牛○羊○馬○匹○卽○爲○羣○虜
所○奪○矣○所○以○欲○去○而○不○敢○去○此○二○虜○不○能○相○合○之○勢
也○其○在○伯○顏○爲○目○前○之○計○日○修○山○險○以○爲○自○防○則○其

志可識矣。夫伯顏不合，則嚮道已絕。所以辛愛不能爲薊鎮患。伯顏旣與辛愛爲仇，必以中國爲恩。豈敢構隙於兩地。此伯顏所以不能爲石塘嶺之患也。縱使辛愛不釋前恨，必欲報復，則必西連諸虜，東調屬夷，而後其志可逞。况此非辛愛之所能，其在薊邊亦未有不知而忘備者。縱使能糾衆而來，則伯顏牛馬約十餘萬，亦足以飽其欲而遂其志。在我邊嚴以待之，亦可以保於無虞矣。使伯顏終於不歸，則辛愛終不敢犯我之邊，何也。伯顏旣與辛愛爲仇，卽我之

伏兵也。辛愛雖強，豈能越仇人之境以長驅乎？其在伯顏之可也。宜經之亦不須助之。誠至論也。今日二虜相持，在彼則爲害，在我則爲利。在伯顏之勢急，在我之勢緩，惟在察伯顏之動靜，料彼情之順逆，嚴撲殺之禁，盡撫夷之常，其成敗利鈍，任彼爲之耳。旁觀過計之憂，恐非當局者明確之見也。

答元老宣薊併守南山書

併守南山

此書與近日宜昌之書行命

承諭居庸以西邊牆較之往年頗爲可恃，不知宣鎮又倡爲併守之說，如果昌鎮自揣單弱，冀宣鎮以爲併守，猶之可也。今昌鎮不聞其不備而宣鎮自倡其

說是捨已田而耕人田。棄宜鎮以守昌鎮。中間必有其故矣。如果的有成筭。何不經畫于虜入之初。而議論於工成之後。此皆謀身之術。而非謀國之忠也。萬一虜寇臨邊。則宜鎮之將。必潛躲牆內。一以邀堵截之功。一以遂退縮之計。當戎馬倥傯之時。糧糗未備。出入難防。是豈昌鎮之利哉。若以爲聯墩沙土。難以修築。况昌鎮所守之內口。卽宜鎮之外口。相去甚遠者。不二三十里。其水口山形。處處相同。又何有難成之業哉。若使併守之議行。不惟自棄其宜鎮。是又

乘昌鎮之外藩也。抑果爲南山之利哉。

答兵科歐陽栢菴議處屬夷求救書

議處屬夷

予竊料伯顏打賴之與辛愛天生夷種氣類相同。交易結親勢所不免。但犬羊之性無常。喜則相聚而食。怒則相噬而散。其合也不能強之離。其離也不能強之合。據其勢而論之。夷狄相攻者。中國之福。而相和者非。中國之利。蓋和亦寇。不和亦寇。乃虜人嗜利之心。來亦備。不來亦備。實邊臣禦虜之要。此時欲使打賴之不與辛愛和。則沙漠往來之境。豈文法所

能關防。而大羊變詐之情。又豈哨報者所能逆料。其
在今日。不當究二虜之和與不和。惟在於審各路之
備與不備而已。或者謂二虜之和。大爲邊防之患。斯
言未可信也。使打賴從來未與辛愛和。而相和自今
日始是誠可憂也。自庚戌之後。打賴之與辛愛。携家
而處者十餘年矣。偶因一言相忤。遂肯辛愛而來。其
彼此子女之親。尚牽絆未絕。安知氣平之後。又不復
相和好而去。所以前日彼之求救之心。雖切。妨順之
情。頗誠。而不敢輕於轉達。廟堂者。有見於夷情之

詐能保其今日之來而不能保其他日之不去其在
我邊不過盡撫處之常嚴捕殺之禁察打賴順逆之
情爲邊防緩急之備其和與不和任彼自相攻擊而
已邇來各路之報有謂二虜相和者有謂二虜未和
者中間未必無因此皆出自屬夷之傳言所謂和者
欲挾外夷之勢以要沿邊之賞所謂不和者以安
中國之心遂佳牧之計此皆疑以傳疑原非定見前
書所謂二虜欲和者情也其不能以驟和者勢也其
久而必相和者亦勢也總使相和之情如昔而爲邊

防之患者恐未必得逞如往日也此小子一得之愚亦非遠大籌邊之見併將原上相公書稿抄謄呈覽

上內閣本兵分別巡撫議用步卒書

議用步兵

准兵部咨該順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溫題稱要將十路挑選步兵三萬分爲十枝設添十都司統領俟賊潰墻以爲策應給與破草細料量給酒肉以資健步雖無及於防春猶及於防秋不可自棄以徇敵等因移咨前來會同撫鎮衙門將前項事宜從長酌議務求穩便經久可行會題前來以憑施行准此看得巡

撫所題挑選步軍每路多者三四千名少者亦不下二千名由是觀之不但未知邊軍之數亦未知邊方之情者也查得薊鎮軍數除標下遊兵之外總計十路之軍止得五萬三千六百有餘此係四十二年舊額之數其四十三年傷殘之數尚未開除及查本鎮已有副叅十員提調二十員守備五員把總四員統之以爲官多軍擾差撥不敷除守墩架砲出哨尖夜等項勢所必用尚有沿邊應守大小關營城寨三百三十四處以爲地廣人稀防守不足請悉數之以終

其說可乎查得第一路石門寨邊長二百餘里。本路官軍七千一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三十三處。見有叅將白文智守備趙雲龍提調王廷棟等共五員管之。第二路燕河營邊長二百三十里。本路官軍六千六百八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二十六處。已有副總兵傅津提調褚光祖等五員管之。第三路太平寨邊長三百四十餘里。本路官軍九千二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四十一處。見在叅將時鸞守備羅端提調劉經等七員管之。第四路馬蘭谷邊長三百二十餘里。

本路官軍九千九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四十四處。見在副總兵袁正提調鄭寶等六員管之。以上四路軍數尚有六七千以至八九千者。近該鎮巡挑去尖兒手將及四千，已爲拆籬補室，地方已稱不便矣。及查第五路墻子嶺邊長二百里，本路官軍二千有餘，應守關營城營一十四處，見有叅將戴恩提調田貢等三員管之。第六路古北口邊長二百餘里，本路官軍三千五百有餘，每名派定地方，應守關營城寨四十七處，見有副總兵郭琥提調朱紹文等四員管之。

第七路石塘嶺邊長二百四十餘里，本路官軍三千七百七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二十六處，見有叅將劉國提調褚璋等三員管之。第八路黃花鎮邊長一百八十里，本路官軍二千五百八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一十七處，見有叅將申維岳守備邵良提調姚允中三員管之。第九路居庸關邊長一百五十里，本路官軍三千八百八十有餘，應守關隘口谷共三十八處，見有分守宋希郊把總孫承爵等三員管之。第十路鎮邊城邊長一百三十里，本路官軍三千一百

有餘應守隘口嶺城三十八處見有叅將謝廷相守
備濮東陽張爵把總張東等五員管之以上六路軍
數不過二三千有餘再查此項之軍卽各路守墩守
口守關守城出哨通夜並叅將所統援兵皆在此數
若再每路挑選二三千添都司統之則前項副叅守
備提調把總等官所管何事若分班統領旣屬於叅
守又轄以都司軍令何所聽乎且薊鎮與別鎮不同
以守爲上中間所陳方畧不言拒賊於未入之時皆
言收功於入境之後殊不知防秋事急益以客兵守

邊擺墻尚有不足。又有分布於鄉村城堡之力。以成
遊擊之兵乎。請所以議步軍言之。况北虜之戰。惟憑
其騎射。非盛甲不能當。以步卒而帶盛甲。兼以器械
之在身。果能日行百里乎。欲追隨虜騎。非馬不能。况
中國之馬。與胡馬已知其不能當矣。而必於用馬者
何也。不過馱人與盛甲而行。見賊雖下馬步鬪。尤借
馬力以爲戰也。先年本職在江南。與倭戰。曾統披甲
之步卒。出城不及十里。而各卒已疲。欲棄甲則不敢。
川浙之兵。每不用甲。古制必用甲。亦車戰也。
欲前進則不能。此皆已試之跡也。卽欲挑選步卒爲

馬步相兼之制亦不必另設都司見今已將遊擊之
兵有馬者立爲馬隊無馬者立爲步隊獨非策應之
兵乎况營司隊伍之制亦非信口亂談者也假如三
千一營必步隊二千馬隊一千何也蓋以安營之制

明於兵法之古

外一層用步隊每面七隊四面四七已用二十八隊
第二層馬隊每面五隊五四用二十隊此共四十隊
又有十二隊爲中營此三千一營之制也蓋因數立
營竒正相生馬步相兼之制古今不可易之法此又
非俗將之所能喻文士之所能談者也若用步隊其

營司之制亦猶前耳。况澤潞步軍。至今稱最。孰謂步

兵不可用。况蘄鎮山險。尤宜於用步。地形者兵之助。

安否五兵騎馬舟兵白舌。

又豈敢不因形而制勝乎。所謂用步者。蓋以先處戰

地而待敵者。逸若爭先。趨利又非步兵之長也。見今

各叅將提調將所管官軍把守隘口。防護營城。分布

關隘。修守哨瞭。孰非據險守要。先處戰地以待敵。法

古人用步之意乎。今若聚於適中之地。統以都司之

官。用爲應援之師。恐勢所未能也。在都司未得其實

用。而遊擊又爲之虛設矣。請以所議錢糧言之。查得

沿邊倉場糧料草蔬屢奉 聖旨切責至今尚處辦

不敷而所屬州縣驛路大堡俱要備之不知有無倉
場可以積貯錢糧可能繼否也其破草細料熟食等
項先年周尚文在大同時與管糧有隙故爲措索之
計原非公平之法見今大塚積草臨事猶關支不及
大斗分糧臨倉分散不周熟食豈久貯之物細料豈
經常之法彼時糜費錢糧不貲臨事俱無實用此本
職在宣大之所親見者也近日通州草場連年不支
損壞數多官商已告困矣不知破草細料熟食尚可

行於今日乎。本職在延緩時，每放烘炒，軍不願領，蓋以日久滯濫，委不堪用。其軍門又以烘炒爲急，上下之情不通。本職調停於其間，每遇軍士出征，先問出征幾日。該烘炒幾升，約用官銀幾分。先一日折銀與軍士，或餅或肉，聽彼自買。在三軍得烘炒之實，在地方免烘炒之辦。在倉擡免滯濫之災。此亦簡易而甚便者也。如有緊急聲息，此法行之於薊亦可也。大率添將而不添兵，與無兵同。况無兵而添將，在叅將則欲其守邊，在都司則欲其操練。十羊九牧，軍士將何

所適從。軍令將何所歸一乎。目前見任將領一應衙門公用。尚且無處。而科派之弊。竟不能革。今十路又添十都司。其占役之人。公館之設。抵劄之費。又將何所供給乎。此又非本部之所能喻也。况已前條陳之事。補練條守四事未舉行者尚多。今又復而條陳之。是以虛文而悞實事也。

上內閣諸老與虜大戰收功緣由書

分別勤遠戰功

茲者滌東之役。仰仗天威得獲前功。中間接戰之由。謹具實以告。其一大戰於撫寧之南者。非兵之強。

敢與虜戰使彼時虜在其東。兵在其西。猶可爲躲閃
退縮之計。緣以大營誤陷於虜寇之中。四面皆敵。雖
欲逃之而不可得。戰則生。不戰則死。此其兵之所以
不得不與虜戰而李世忠告急者。卽此時也。所謂置
之死地而後生者此也。其二戰於平山之東。緣以虜人
保生所掠之物。以圖全利而歸前爲潯澗所阻。後爲
大兵所追。旣深入重地。戰則利。不戰則害。此其虜之
不得不與兵戰所謂陷之亡地以圖存者此也。其三
戰於棒槌崖等處。緣以新集之兵而擊情歸之寇。際

其出境之迫而爲半渡之擊。彼之首尾。自不相顧矣。釜遊之勢已成。怒轍之威何逞。縱兵四出。則軍氣強。而虜氣弱。將士孰無樂戰之心。一鼓成擒。收功必矣。所謂三軍樂戰。戰無不勝者此也。此其三戰之實也。中間又有薊遼攘功之說。乃兵家必有之事。武弁自伐之常。此蓋不待戰勝之後可知也。以軍情言之。蓋以遼可乘而乘者也。薊兵欲乘而不能乘者也。本職所領西路新調之兵。不問其可乘不可乘。而必欲乘之者也。何也。失守之罪在薊。入援之功在遼。其出境

之久速。搶掠之利害。在薊而不在遼。機可乘則戰之。
機不可乘則避之。所謂可乘而乘之者。此也在薊則
剝床之災。逐之惟恐不速。奈氣喪於入牆之時。力竭
於被圍之日。相持於四五日之久。奔馳於數百里之
間。雖有可乘之機。而力不能乘之。所謂欲乘而不能
乘之者。此也。其本職親領新至之兵。千里遠來。不遇
賊則已。遇賊必欲一戰。所謂不問其可乘與不可乘
而必欲乘之者。此也。此其各兵之情。本職預籌於未
戰之先。所以將遼兵另立一營。則其情可識矣。以賊

總見全功不專於遼

勢言之。及其分兵進戰之時。前賊知其兵已西來。所以移營東向。則賊必重西北而輕東南矣。所以分布

所謂軍之堅瑕變於頃刻也

之時。將精銳而堅者。備諸東南。以疲之。而瑕者當諸西北。幸而前賊先犯東南。正中其堅。至是則堅者既堅。而瑕者亦堅矣。是以勝之。使當時先犯西北。以攻其瑕。不惟瑕者既瑕。而堅者亦堅矣。本職恐恐然催督于諸營之後。尚不能知前鋒之犯者。堅乎瑕乎。雖度其情。審其勢。於未戰之先。而不能必其勝於交鋒之始。兵家勝負。豈易言哉。故曰。勝敗者兵家之常。今

幸而勝之。遼日遼之功也。薊日薊之功也。是何好勝之心哉。使戰而不勝。咎將諉之誰也。本職叨任總督之寄。薊卽遼也。遼卽薊也。又何有彼此之分。所以論功揆口而叙。惟道其實而已。進止機宜。又非疏內所盡言者。至於大捷之後。驗功過嚴。此皆予所性之偏。中間又有造飛語激王掌科以爲落井投石之計者。此又予自致之尤也。

答內閣本兵議處屬夷及客兵行糧書

議處屬夷
字兵行糧

承諭三事。其一爲屬夷遠遁。欲召回巢以示恩感。其

情得通。近據各路差去尖哨在各夷營內住哨。其情未嘗不相通。但東邊一帶。謫詐要賞者。皆由夷酋影克前日一片石之事。報之者。係虎禿罕男討例差伯顏來報。而主之東掠者。實影克也。明使伯顏報犯冷口。以分其兵。暗犯一片石。以遂其計。自正月初間。影克已帶屬夷七八百人。久住義院口之外。是以遂有片石之事也。其報信之的者。非影克也。乃石門寨尖哨傅保二等。自頭目長禿管內。親見其詳。逃走而先報。其次張才。親見賊勢南行。白文智始將兵而東。

原非影克之力也。除傅保二等每名先賞銀三兩。候
欽賞到日。再從而厚之。買辦段疋。行白文智。令傅保
二等送入原報屬夷長禿營內。以示恩信。近日影克
又借把都兒祭神之事。沿邊索賞。訪得把都兒或有
時而親來。或有時遣老小而來。今歲之來。尚未知把
都之真僞也。卽明言以希賞。是挾之也。前日所以下
令諸將搜山剿賊。蓋知其詐耳。一以飭諸將之心。一
以速把都之回。一以破屬夷之奸。亦非別有所圖也。
是以影克逃走。看得影克陽順陰逆。彼之情也。量勢

羈縻我之法也。若差人招徠，彼勢愈張，是自示之以
虛弱也。惟來則應之，去則不追而已。一片石之賞，當
厚賜原報之夷，而彭克不當與焉。其二謂客兵行糧
料草所宜加厚，照得兵馬出征，行糧料草，理所應得，
豈敢不給。本職到任以來，并無調遣出征，止有前日
一片石之報，事出倉卒，薊東一時以糧草未備，或者
折色銀兩，又爲將領扣留，承相公之命，通行查處。某
處某日未給糧料，逐一查補，或倉攢措索，或將領尅
留，通行懲治，以後調遣諸兵，隨帶折乾銀兩，緩則隨

倉關支急則照日折筭。但恐將官內多不才。恐三軍又不得蒙其實惠也。况各兵空日錢糧行營不支者。

回營之日。亦照日筭給。此各邊之通例也。折乾銀兩。

此雖便於

半給於軍。半入於將。此又各邊之通弊也。折乾預給。

一時恐會儲速隔換梁無從和買可以慮之

但司錢穀者。免措勒之謗。司軍旅者。免缺乏之言耳。

俱如來論施行。其三爲防春官兵。照例查給行糧。照得薊鎮防春官兵。今歲自正月上邊。兼以修理工程。較之往歲。頗効勤勞。緣非防春之時。且係各軍自爲防守之計。是以未給行糧。自今三月將半。時值春防。

之期例該支給行糧之日且修工効勞尤當優恤相應查處已行鎮巡管糧各道自二月十五日爲始凡赴邊官軍查照舊例分別地里遠近備查在邊的數一體支給行糧借此防春之糧急爲設險之務候防春畢日照舊住支將近日發給修工行糧底案一併呈報庶好事者不得而議之也

上內閣司徒議處薊東錢糧書

議處薊東錢糧

竊惟戰守者禦戎之上策兵糧者邊方之急務仰賴聖君賢相在上賞罰明信而一時將士罔不革去舊

習以圖報稱秋防不遠其一應戰守事宜已有春防舊例就中量爲斟酌損益使大小將領再濟以勤慎而薊鎮之事諒可保於萬全矣至於錢糧一節屢奉明旨督催其在密昌二鎮者主兵之糧遵照月不過五之例雖未必人人如期諒亦月月告完革除軍士之虛冒通融倉庫之本折俱漸有條理矣惟有薊東四路主客錢糧往往告乏推原其故蓋以本折之議不定而軍士之情不平彼此觀望多致耽延此其一也免支之法倉措之積弊已深上下通同緣而爲奸

倉廩空虛。此又其一也。邊鎮各處分五合原一彼時燕石二路議改折色者

便於搬運一以便於支給

不計錢糧之盈歉。惟論道路之遠近。不思銀米之價。有時而低昂。惟知本折之數。可以因之。那借。及至今

春會計。主兵錢糧。又未增入。二路折色銀數。止照先

年舊額奏

請。每遇放糧之期。在燕石二路盡索折

色。則銀已爲不足。而馬太二路。又比例陳告。所以司

餉者無以應之。往往二三月。而軍士不得蒙月糧之

惠也。查得各州縣起解邊糧。實出實入。乃其制也。而

當時立免支之法者。其意蓋欲取便於軍民。殊不知

解戶倉攢通同作弊。雖有月報之虛數。實無入倉之糧草。春初有軍士告缺月糧。卽批行管糧衙門查給。及至管糧衙門回稱軍士月糧已坐派某倉。係軍士之捏詞。又不免批行將領之查究。及至將領又回稱雖坐派某倉。差去軍士關領。皆係空倉。原無米石。看得司餉者之坐派。必憑倉庫之實收。今各有推詞。其弊必在於倉攢矣。又不免批行兵道從實追問。且密雲去薊東頗遠。文移往來。動經一二月。而錢糧尚處分未明。况遵月不過五之例乎。中間又有奸軍通同

解戶倉攢。不免本月之新糧。且免往日之舊帳。在軍士幸於舊欠之可完。在倉攢利於長例之不少。在解戶免於措索之得計。所以有倉無糧。虛出通關者。不但一處爲然。積弊已久。干礙人衆。恐峻厲之劑。亦難以驟施。司兵司餉者。徃徃爭辯不息者。職此故也。及查薊倉漕糧。尚有八萬餘石。軍士猶以缺糧爲詞者。是豈錢糧真有不敷者哉。皆以處治失宜故也。近日戶部議於永平添主事一員。以救目前之弊。蓋不難於添官。而難於足餉。行據各道議呈。止論其官之應

設而未議及糧之難處。不過爲各有攸司。彼此得以推諉故耳。其於糧餉竟何益哉。中間又有謂燕石二路已題准折色。難以更改。意欲減去漕運之本色。增入二路之折色。是亦權宜之策。大率邊方之地。萬一年穀不登。辦銀固難。而辦米尤難也。查得延緩大同。改本色爲折色。至今米糧告匱者。其事俱可鑒也。又有謂欲給燕石二路本色。將漕糧五萬運至永平府。以便關支。請戶部加添腳價。恐加添腳價。其勞費又不貲也。蓋以其始也。惟知取一時之簡便。失國賦之

常規。初議似有可觀，所以致遠，則泥矣。更不知倉塲

亦須變通

建置之始，遠近已有成規，將士已無異議。二百年來，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止因輕於更張，本以惠軍，反以累軍也。每與各道商確，在先任者含互無以爲應。在新任者，查理未得其情，經今半載，竟無長策。今欲將燕石二路，仍復本色，况題有明例，兼以三軍之情，增之甚易，減之甚難。若盡給折色，不惟各路之情不平，抑且銀有不繼。再查舊例，上半年原係應給本色者，必不得已，除將永平地方民屯本色，就近關支。

者、可足燕石二路兩月之用、其餘四個月、給與兩個月折色、以全新題之例、以慰軍士之心、仍給與漕糧兩個月、以存軍賦之體、以平各路之情、其馬犬二路亦不許比例陳告、但於銀米之數、上下之情、尚查議未的、未知其允協否也、永平道與薊州管糧者、俱到任未久、再與從容圖之、其要在於革弊、其本在於務實、久而可以漸次調停、恐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盡刷也、甲兵之畧固難、而錢穀之司、非專科者、豈易言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金沙周 鍾介生叅閱

劉帶川稿

稿

劉 燾

總督閔廣初上本兵剿撫曾林二寇書

勦撫曾林二寇

本職於四月二十一日已履任矣訪得嶺南之寇其

此特廣東巡撫為熊煇湖輝福地巡撫為金一

嘯聚成羣者不可勝紀而所向無前諸將莫敢攖其

鋒者、惟曾一本林道乾二寇而已。破軍殺將、掠地攻城、稱雄海上。今已多年。茲欲建蕩平之績。若視之太重。則重敵者無成功。視之太輕。則輕敵者多敗。況曾一本飄泊海外。風濤之險惡。火器之利鈍。島嶼之穴窟。皆彼所素長。今將未練之兵。而擒必死之寇。輕舉妄動。此繆參將輩之所以見擒於敵也。其在今日。鄙人奉命專征。若不審度彼已之勢。較量於長短之間。少有疎虞。傷重損威。關係匪細。自予忖之。曾林雖二草寇。亦當以各將待之。而後可成擒也。何也。昔者

司馬懿之待孔明也則無勝筭亦惟以糧計之雖六
出祈山竟以乏糧而退况曾賊之在海上糧餉有限
使吾接濟之禁嚴則人多而食有不繼人少而力不
能支使脅從之誅寬則求生之黨散而彼此之心離
兵法所謂筭彼所短用我所長者此也不三兩月而
曾賊不成擒者吾不信也昔者韓信得齊請以假王
而張良附耳躡足卽以真封之今林賊挾曾賊之勢
以乞撫正韓信王齊之時也卽當以撫應之俟曾賊
旣平之後如果傾心向化待以不死以全軍前之信

亦可也。倘或反側不安，再爲雲夢之舉，亦未爲遲也。不然，使二賊合謀，同志併力，以抗王師，則閩廣恐無寧日矣。兵法所謂伐敵人之交者，此也。曾賊旣擒之後，而林賊不授首於麾下者，吾不信也。予之所謂待草寇以名將者，蓋以此耳。若不決機於未戰之先，而浪戰於風濤之內，臨戰求勝，雖勝亦倖也。而况未必能勝乎。茲蓋智將勝而後戰之略，嶺南平定之機，其陣前進止，固難預擬，而取勝長策，不得不爲之素定也。

再上閣部諸老計平嶺南賊寇書

計平海寇

嶺南地方去京甚遠事多寡實其山賊之嘯聚海寇之流劫不止曾一本林道乾諸賊而已日前所用之兵新集未練紀律欠嚴是以潮州有侯知府之羞惠州有周雲翔之變其狼兵則調遣後期老弱充數賊勢軍情大略可知本職冒茲重任非不欲滅賊朝食以對上下之望顧嶺表時勢如此必須乘機搆會謀乃萬全若不較量於彼已之勢以定撫剿之機則亂民如繩解紛尤難至於山寇不難於平作亂之賊

嶺南奸民

每義賊以爲告計

勢而難於定喜亂之人心必先省諭而後可以進兵亦惟分別善惡以散其黨用賊攻賊以消其勢擒其首惡以正其法撫剿並行以求人心之底定而已至於曾賊不慮彼之能戰而慮彼之能逃况閩廣夾攻道里有遠近風潮有順逆將士有主客必先會兵而後可以進戰使曾賊不遑而戰則兩省之兵力既齊而一鼓之全功可收如果海面江洋則嚴接濟之近寬務從之誅况颶風時作船隻日見其損壞硝磺不繼火器日見其銷毀糧食不足黨類日見其散亡雖

習者不能爲謀。而况區區之一曾寇乎。但恐逃遁出
海。不免合兵追逐。使彼奔走不暇。虜掠不得。久而食
竭亦亡。但恐海外之戰。不免曠日持久。殫力費才。而
收功頗遠。其在今日。惟在裕糧餉。以足兵食。厚賞格
以作軍氣。仰伏 皇上威靈。廟堂指授。而海邦之
寧謐可期也。

約會二省巡撫破將官退縮書

論將官退縮

自古海上之戰。全仗風潮。今進戰之令屢下。而諸將
乃以風潮不便爲詞。塗巡撫所報王詔居西南。俞李

居東北辰下西南風多賊之不能近詔猶俞李之不
能近賊也。果如所見。若必待東北風而後戰。是利於
俞李而不利於王詔也。二將亦當乘潮順浪。風便則
行。不便則止。十數日之內。自可居賊上。風約王詔之

鳥雀

水戰若居上風如鷹擊之盤

兵而共擊之。有何不可。何必株守東北以待風。駕言

驅逐之兵可用尾擊

於待風者。非待風也。待賊遁也。若東北風發。賊必乘

合動之師安可遠送

風而遁。曾賊開洋之時。乃諸將進兵之日。何也。此賊

一遁。船隻大小不同。蓬桅新舊不一。人心渙散不齊。
中間有從者有逆者。有奔走不能前者。我兵自後追

之擒斬數百。勢所必有。如果天心厭亂。曾賊打入此網。亦未可知。萬一所謀未遂。跳浪出洋。其前功亦足一捷之報。而曾賊有死亡未的之傳。且爲諸將完此目前之一着耳。其餘又作第二出也。故曰諸將之待風。非待風也。待賊遁也。若使賊遁西南。近則高雷。遠則安南。縱使諸將追至安南。斬之。則耳目聞見之所不及。孰肯信之。若賊走東北。近則閩中。遠則浙中。皆係中國之地。隨處有接應之兵。果能擒斬。則廣福當事者未暇知。而傳者已達。都下矣。故曰乘潮順

浪居賊上風不惟賊不能逃而成功可必矣以犬勢論之與其追剿於既遁之後孰若夾剿於未遁之先看
得曾賊二次東犯未遂所謀其勢可知矣使諸將同心協謀併力夾攻集此諸將之兵力乘此一鼓之氣機而蕩平之績可立待也若必俟賊之遁而後擊之彼前此後參差不齊島嶼大小停泊不便其戰也未必如今日之夾攻其追也未必如今日之齊驅不過延捱歲月以免鋒鏑之危而已若以食筭之况彼到處則掠因糧於敵我兵一米一粒仰給於官追逐

愈遠。糧運益艱。兵憚於遠征。氣竭於三鼓。其成敗利鈍。未可知也。故曰與其追剿於既遁之後。不若夾剿於未遁之先。使賊走西南。不如東北者。非無見也。況此舉在廣中。造募船兵。可謂大舉。在閩中。亦謂之捲土重來矣。若不際此時。以滅此賊。聽諸將以襲舊套。縱賊而逃。本院部責任之重罪。自難諉。各撫鎮經營之勞。又置之無用之地耳。當以此諭諸將。一以破其觀望之奸。一以考其制勝之略。若曰錢糧不足。在福省則福省支給。在廣中則廣中支給。凡有借貸銀兩。

通候事寧之日、本院部一一奏請補選、庶免臨敵不致缺乏而軍士不得而推諉耳、煩爲省諭諸將、協謀共濟庶九重之望不孤、而三軍之罪可免也、不然國典俱存、孰敢輕貸、

答熊鏡湖自悔誤用王詔書

易將

承教謂王詔居傲抗令退縮、不知彼時臺下何所見、而以兵權付之、其在今日大事幾於垂成、臨敵難以易將、標心追悔、將何及乎、邇來令牌已三遣矣、而詔屢請郭成以自代、則其志可識矣、况聞師久待

進戰至三，廣兵不來，終有後詞。萬一曾賊西遁，而王
詔非見任之將，抑將誰執其咎乎。臺下付託不效，
不得不爲之慮。爲今之計，亦惟嚴督郭成，挑選精兵，
連夜登舟以濟目前之急。再將秦帶諸將發潮以
助陸路之戰，出此別無長策也。愚嘗謂天下之事，每
同形而異情，而好勝之心，多遂非以文過。且如臨陣
退縮者，與相機行兵者同。愛之者不曰退縮，而曰相
機。忠勇者與輕率寡謀者同。愛之者曰忠勇，憎之者
則曰輕率。愛憎之口，易罔其是非之實。雖至明者莫

能辯也。鄙人從事如軍中者三十餘年矣。大率鋒鏑
耳若李長條條候又不當以此論也
之下。死生係焉。人生至愚。就無機心。借口於相機者
多。而輕率以直前者少。所以兵家之事。取其勇不取
其怯。與其進不與其退。不然使諸將彼此相機。則先
登陷陣者。屬之誰乎。其推諉敗事。莫甚於此。惟在
臺下鼓舞人心。以成夾攻之勢。庶免貽笑於閭中可
也。雖然街亭之敗。孔明尚誤於馬謖。况曾賊入穀。計
日可以成擒。臺下勿過疑也。近已下令。王詔如果
誤事。卽當軍令斬之。

上熊鏡湖議處林賊書

議處林賊

通聞 臺下有事於林賊乃鄙人之所至願但恐用兵日久師老而卒急曾賊已擒功成而將驕况事未舉而機已洩兵未集而賊先逃恐非兵家之勝筭也如取此賊或以力或以智必預定而後可以施行所謂以力者乘此兵船既集諸將未散機不洩而密擒之此其一也所謂以智者乘其有功之後令彼散其黨與分其船隻隨踪剿賊擒其首惡宥其脅從此又其一也故兵法謂智將勝而後戰敗將戰時求勝雖

勝亦倖也。而况未必能勝乎。今不決機于未戰之先。率爾妄動。倘不如意。撫之則疑不釋。剿之則力不勝。是又遺地方之大患也。况此賊前日用之。今日勦之。雖小信不可拘。恐觀望者衆也。且嘗賊旣平。兵威已振。此賊雖不敢必其爲善。而目前且不敢爲惡。從容以伺其變。再爲雲夢之遊。未爲遲也。務使兵出有名。事乃可濟。萬一輕敵僨事。撫剿俱失。不免爲先聲之累。

上閣部諸老蕩平嘗賊始末緣由書

平賊始末

茲者仰仗 天威震疊、 廟堂指授、厚賞格以作士
氣、發 帑銀以充兵食、是以文武同心、將士戮力、卒
致元兇授首、黨類蕩平、其爭先効力者、固諸將之功
而成功之由、惟在於嚴接濟之禁、寬脅從之誅耳、惟
接濟之禁嚴、則食米硝磺不繼、而賊勢日見其坐困、
惟其脅從之誅寬、則彼此離心而零寇日見其奔逃。
且我兵多戒備以防衝突、先立於不敗之地、賊三犯
而三挫之、所以一兩月之後、賊之不敗者、無是理也。
往時非不嚴其禁、以散其黨、不過行文曉諭而已、今

福建巡撫駐於漳州。廣東巡於潮州。海上兵船星羅

徒禁後濟亦文其也。

○ ○ ○ ○ ○

○ ○ ○ ○ ○

綦布對壘相持。其接濟雖不禁而自不通。區區猾寇
所謂裹無糧餉。外無救兵。雖欲不死。不可得也。彼時
不慮賊之能戰。而慮賊之能逃。使曾賊初聞兵至。卽
跳浪出洋。雖云追剿於海外。其成敗又未可知也。惟
其戀巢而戰。則再戰之後。船隻損壞已過三分之二。
而食米無半月之資。硝磺無始戰之全。船隻無再修
之力。三戰之後。雖欲逃走。其勢自不能逃也。是以首
惡就擒。殘黨蕩滅。其始也。命大猷李錫柱其鋒於先。

其終也。乃郭成王詔收其功於後。名雖有先後之殊。而實相濟以成其事者也。中間或有因進止之先後。不曰風潮有順逆。則曰我勇而彼怯。或有因成功之大小。不曰攻敵有堅瑕。則曰我強而彼弱。此皆爭功好勝之心。皆非公平正大之見也。大率常人之情。其未勝之先。皆曰賊之難擒也。其既勝之後。皆曰賊之易擒也。至於未戰之前。審難易之勢。而預定其勝敗之機。未嘗多見其人也。凡功出於已者。則揄揚過其實。功出於人者。則詆毀失其真。至於成功之後。忘人

名將之風。古所希見。

已之勢。公是非之心者。亦未嘗多見其人也。嘗曾賊未擒之時。在閩則云王詔之不來。在廣則云閩師之不齊。及至收功之時。閩師何嘗不齊。王詔何嘗不至哉。此皆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者。今欲據二省之咨而類題之。則文移不免於太繁。若照二省之論而分題之。則議擬各有所偏重。不得已採其大略。另具一疏。以見奉旨夾剿之意耳。謹以稿奉聞。

兵備浙江上督撫陶宅進兵書

勦倭

帝川意未欲戰為趨司空胡梅林所促進兵大敗身聞此殘倭久樓陶宅是蓋欲逃則不得大兵雲集欲

掠則不敢指日成擒可立待也。但兵以多筭爲勝，師

以萬全爲強。若虛實未審，進止無方，不免亂軍引勝，則鈍兵挫銳，鼓舞三軍之氣尤難。將弱兵如扶病人，緩行猶可勉強，急之則寸步難行。況彼久圍之寇，戰之則生，不戰則死。據險守要，以主待客，其勝負之機自有不同。雖然，韓信之智必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可。以下井陘，若籌筭得方，雖項羽之勇，終亦授首於垓下。何憂於凋殘之零寇乎？但本道昨晚方臨地方，尚未及一日，即令催促進兵，想廟筭已定，不敢強聒。

然一得之愚自當上陳竊略此賊必先哨探旣的然後以輕兵嘗之或日撓其左彼必備其左矣彼備之而我返之明日復撓其右彼必備其右矣彼備之而我返之越日而前後亦然又越日而四面撓之彼將戰也吾猶返之是必戰之兵先示之以弱使敵分爲十我專爲一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以俟賊之動靜何如而後吾之攻進可圖也當此之時倭奴之心不畏則驕畏則思潰而中國之被擄者必謀歸其協從之餘孽必求遁矣况圍師必缺兵家所忌然後

開一路以縱其逃。納降人以消其勢。急追襲以收其功。况地多水渠。舟楫未便。彼將何所逃乎。萬一倭奴自驕。驕則必怠。怠則不備。不備則襲取之計可行也。先察地形之遠近。道路之廣狹。賊情之虛實。軍氣之強弱。器械之精與不精。進止之齊與不齊。進有所往。退有所據。然後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萬全之功可期也。至於對壘交鋒。臨時決機。方略難以預陳。又在將兵者何如耳。恐急遽無序。非用兵之道也。

蒼總督胡梅林撫剿倭夷書

撫勦倭夷

江南備倭之議有二。曰撫曰剿。主於撫者則議剿者之非。主於剿者則議撫者之過。心心有主。喙喙爭鳴。而旁觀之爲議論者。又曰寇之效順也。則撫之。寇之變詐也。則剿之。是蓋執兩可之說。非一定之見。其於國家之利害。未嘗深長思也。殊不知撫者有目前之安。而貽日後之患。剿者有目前之危。而貽日後之安。何也。所謂撫者。是豈恩信足以服其心。威力足以制其命哉。不過以利誘之而已。雖曰能使賊勢收斂。百姓無擄掠焚劫之慘。三軍免鋒鏑死亡之憂。亦可爲

目前之上策也。竊恐保之木也。意在開市。而意法特不可計。以利爲聚寇之地。則引類呼朋。航海而至者。日益衆。連年不解。則科派於下民者。日益窮。况科派之財有限。而繼至之寇無窮。以益衆之寇。而取辦於益窮之民。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欲。則其財力之不可繼也。亦明矣。夫財力既不可繼。則海上之患。終不可息。况數年之前。在倭奴之情。止知交易。在中國與販之徒。止於私通。邇來搶掠之利。大於交易。則倭奴之心。已壞。勾引之利。勝於私通。則興販之奸。益神。此例既開。海防漸弛。沿海之境。俱屬倭

夷出沒之鄉。萬一變詐不測。則將來之患。恐不滅於今日矣。所謂剿者。抑豈渡海遠征。貪功生事者哉。亦惟嚴勾引之禁。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乘機構會。以盡備禦之常而已。萬一賊衆不逞。鼓三軍而並進之。一戰不勝。而至於再。再戰不勝。而至於三。吾之兵力可繼也。彼之兵力不可繼也。况賊深入重地。使吾一勝焉。彼類盡爲殪粉矣。雖以徐海初至之銳。竟無片帆之返。陳東久據之強。難免全軍之覆。一勝之後。而數十年之寧謐可期也。酌量於二者之間。與其耗財以

資敵。孰若耗財以養兵。此蓋撫剿之大勢。安危又近
之大機。審勢圖機。惟在經國者詳之。不然。廟議不
定。則効力不專。群罔不息。則不斷之疑終不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帶川書稿
卷之五

撫勤錄

十四

平露堂